





第三三一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史全文(二)

元不著撰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袁謙履勅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

宋高宗十

紹興七年春正月庚子朔上在平江手詔將乘春

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大憲左司諫陳公輔言

今日恢復之策不在此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

防彼攻我也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

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

急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

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

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置

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甲五千矢百萬仍隸

樞密院及工部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

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俊曰臣聞陛

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

墻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

猶或易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為然 丁卯戶

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州縣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錄錄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詔諸州通判開具申尚書省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再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書
卷二十一

官以類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 辛未中書舍

人董弇知衢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黃次山欲鏤板弇曰少俟之乃以已見求對次山即申御史臺謂弇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弇故弇遂罷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偽朝廷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詔九成與小郎九成又辭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觀 壬申進呈李誼論

吏部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有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衆論以為非爾聞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史臣曰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王之全度太祖杖賊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容貸而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苛費集注之淹期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祖宗建極之初立萬世之規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高宗遺多事之特士大夫流離困厄者衆故不得不本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浚惴惴辭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書
卷二十一

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疎奉詔 翰林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弇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

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
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
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
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
道失其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
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
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一上

四

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
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
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
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
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
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覈其遺書以羽翼六
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帶御器械劉錡

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張浚薦錡文武兩
器真大將材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
上因論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今劉豫
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
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
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
政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
修職郎朱倬召對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民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一上

五

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
甚 乙酉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
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 吏
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
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
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
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闡偉之
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

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金文
卷二百五

六

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金文
卷二百五

七

開安使何鮮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 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辛卯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從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 已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迎奉梓宮使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副之 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 壬寅夜雷聲初發 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棻往江淮視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案與樊寶王弗商量

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

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 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丙午川陝宣撫副使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之九

八

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迄今不改 已酉上與輔臣論共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

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上論人材不取庸常易悅者以其無補也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色人主其志趣不相遠類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 癸丑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之九

九

龜鑑 是日雨雹 丙辰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隲率民出粟賑貸會隲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未登九穗圖獻于朝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諂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達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 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為太尉賞商號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

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已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

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

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卒恣橫

張浚亦言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

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

乞祠上曰光世兵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金文
卷二百五

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費錢未不資皆出民之

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

驕惰若日沉迷於酒色之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

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

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

平江府進士張亨衢進歷代中興論上讀曰肅宗以張

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辛酉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

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對民戶避役田土悉

歸兼年之家近者雖令軍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

得過一名欲望均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上以德

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三月癸巳朔上次丹陽縣

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甲子上次鎮

江府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直駕巡

幸一行事務 乙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

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金文
卷二百五

驍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

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

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上次建

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 甲戌岳飛朝辭 丙子召提

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

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

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留程瑤而出可令召來張

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

合豈肯涕旨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責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頤浩兼行宮留守頤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一百一十五

犯禁 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是春廣西大饑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凡物多類此 夏四月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

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園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許董弅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一百一十五

外浚意甚沮 戊戌御批鄭謨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臣曰謨除命未須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人今謨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庚子右司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閒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

為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為大利 丁未起復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一

十四

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簿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人以陶朱

公自此後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

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苦至如職事官轉對即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為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曰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五月乙丑上與輔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一

十五

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軍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攻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榮感壽星嶽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 張浚在廬州遣計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

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為作也上首肯之 甲戌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戊寅上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用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

與其射御教吳秉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大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邱作為壇兆以閔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 壬午賜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 初命學士院策試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馬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通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

縣者一人俟二三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丁亥中書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已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六

承聖訓 庚寅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切

見和靜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焞自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寘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

之焞猶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璨淮西轉運判官韓璉江東轉運副使俞俊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畧失中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七

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疎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新錄純繆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戊戌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猷赴行在大猷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幕中候驗因為水式以獻乃詔大猷併貴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 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戊申兵部尚

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後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矧冀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又辟淮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

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乃單騎從軍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饑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已酉皇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儔開府儀同三司士儔嘗因對勸上留意恤民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歛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宇文士及朕

常以為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

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贊乞駐蹕江陵

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潛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工殿如李良臣蒲贊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之二十一

三

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贊聞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贊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咎亟求去位上曰君相之命固不當言命矧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常聞也 七月乙丑知虔州張翥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翥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贊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

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為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之二十一

三

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為失諱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千百悔過而能自反者幾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

事初飛請解官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邪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上慰遣之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二

五

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違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壬申張浚以早乞率從官祈雨又乞弛役慮囚算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下禾覺早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少雨上曰

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出執浚手曰守嚮言秦檜有德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為然徽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士刑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訐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嗣濮王仲湜薨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戊寅史館校勘張嶠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詆譏校勘李彌正胡珵見張浚辭史職既而嶠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程再辭史職從之辛巳張浚等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二

五